

契丹
金
國志

續
修
國
志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人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宿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爲兩浙訪察抵真州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幸揚州樞密使張懋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煩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金師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

兵圍之數匝令郡倅張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俾令投
拜豫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不從因出城詣軍前通款
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
令叛晤焚書斬使又以賂啗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屠
之天會間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有附豫姦
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于是齊魯
之間僉附會爲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陰賂粘罕左右求僭
立粘罕遂注意于豫豫詭詞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
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
曰願立豫其議遂決是月戊申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
禮部侍郎韓昉備禮以璽綬立豫冊文曰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
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竝同楚舊豫遂僭立

于大名以李孝揚權左丞張柬權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子麟提領
諸路兵馬知濟南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爲大
名留守王夔爲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爲東京以汴京爲西京以歸
德爲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
爲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
爲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卽以試弓
馬合格人出官是時金師南征回俾李鄴李侁李儔鄭億年臣于
豫豫除儔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冊寶冊母翟氏爲皇
太后妻錢氏爲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爲率伍釐納官十一月詔
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爲天下更新乃
者卽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
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

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休陽穀令馮長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爲寨推土豪爲寨長五家爲保雙丁籍一爲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爲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卽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費凡三年一替惟効用正軍官爲請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于爾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引見豫旣召到卽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爲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爲害不細斬首號令

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左丞相張昞權右丞相 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襲慶府 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

僧道捧表請遷都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大作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
曲赦以安之 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其祖爲徽祖毅文皇帝父

爲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 遷弟益爲京兆留守 劉麟以所

籍鄉軍簽爲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置諸左右嘗語其叅謀馮長
寧等曰趙氏宣政閒童蔡掌兵權幕府從事皆鬪冗取具之人一

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爲鑒 常博

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

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手批褒荅減二年磨勘 西京兵士

賣玉注椀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遂

以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發山陵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

谷俊爲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 六月大雨

豫以爲德政所感製疏語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乙上清宮
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

九月長星見皇太后死諡曰慈獻 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

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 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

史 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
家村嫗之衣 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
長寧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害民權豪兼
併元元窮蹙 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
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青臣爲殿前太尉折毀景靈宮得眞宗玉石
像碎爲二十八段 九月手詔誣污南朝其略曰朕膺受天命撫

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之地憫其淪陷不忍用兵且冀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爲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俊蔑棄大德乃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潁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朮詭示渡江之形金軍宵遁麟以騎兵還定遠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亡榜以金主崩名曰班師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暝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餘人欲擒以南歸事覺悉斬于汴京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

寧軍 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極降
五官爲號州監酒 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爲講武殿
九月以許青臣權大總管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
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叅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事僉鄉兵三
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
以姪劉猷統之西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成孔彥舟關師古
輦皆在麾下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
臨汝軍守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
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軍車七千兩船七百隻
亾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犒設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廢
猷爲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爲東路留守以妻弟翟綸爲南京留守

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羣梟鳴于後苑又有鳥數千鳴于內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八月遣戶部員外郎黃元英監場游何與金主乞兵并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爲辭旣望順昌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酈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叅謀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二日到京以酈瓊爲靖難軍節度使知鞏州以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爲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斬賞後軍統制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曰齊帝星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者連累因捽拽赴劉麟麟問可禳否荅曰惟在修

德麟奏其佯狂王子斬于汴京

十一月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

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爲馬王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不
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蜀河以南割爲鄰壤
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
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寧負爾君
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于弊
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
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蜀之敗不肯輕動遂妄言
南宋將欲寇淮遣黃元英游何乞兵時撻辣兀术示以難色及酈
瓊來歸又令馮長寧以酈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迹聞于金
帥于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

發赴陳蔡宿毫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寅夜進發至是麟以鐵騎二百抵濬滑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門元术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邀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元术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爲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親事人教爾百姓快活爾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百餘人姪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姪佚以獻女獻妻得官

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紛紛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于是遂以公謹監禮料庫如侯湜爲長葛令有人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天使宣傳撫問陝西其汙淫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剝百姓下至倡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猷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斂碌碌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懽心是故廢豫日亦忌之用計掩捕餘待之若無人至今恣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閒出宮後爲賊所掠賣身與豫爲針線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三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
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
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權馳星輶而講好
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
德搆^始亂反義爲仇誦給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
黎元號令滋章紀綱紊弛況所退非其罪所進非其功賄賂公行
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旣無
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
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臚謂之大寶苟歷數改

卜未獲偷安故用黜廢以昭元鑒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璽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子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 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

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爲己私職在救民迺知王者爲道器威罰
旣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
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
妖氛旣埽區宇式寧越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
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啓釁階陰結叛臣賊虐
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體式示涵
容乃復蔽匿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
鄰取其受賜之鄉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巧爲辭拒爰
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傅汴首罪犇淮嗣子
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委悉同父約旣而官
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使人陰起
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旣